

七学子筹建超人气病房书架

JOINING 荣获「友邦青年领袖计划」网络人气奖

采写/珠海校区记者范小瑜



新闻链接:2013年12月21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上海为2013年度“激励行动——友邦青年领袖计划”的获奖团队举行颁奖仪式,我校两支团队从全国252支团队中脱颖而出,“Lovely Village”团队“鞍山田缘”项目荣获“青年领袖优秀团队”称号,“JOINING”团队“携云计划”项目荣获“网络人气团队”称号,我校学生处赵斐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称号。中山大学一直重视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公益实践,通过机制建设与推优评先极力打造校园公益和社会公益两大阵地。两支团队在本次活动中获此佳绩,无疑是对我校工作的一个肯定。

早在2012年底,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七位学子刘雪盈、蒋楠、余山松、朱崇俊、叶谋达、廖曼茜、宁锐辰即组建joining团队。2013年3月,他们在中山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筹建了名为“携云书架”的公益图书角,为病患带来精神粮食,传递正能量。在这个团队获奖两月后,团队成员们接受本专访,对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

默契携手 七人团队再次投身公益项目

就读于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刘雪盈同学是joining团队的最初组建者,她说:“当初想在大二参加一两个公益活动,恰好友邦青年领袖计划是结合公益梦想与公益能力培养的活动,我有参加的时间和精力便报名了。”joining团队的七名成员来自国际商学院、旅游学院、地院、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和应用心理学系等不同院系,对项目的理解和构想富有多样性;同时,七人都来自珠海一中,长期相处,相互熟悉,行动一致性较高。据悉,“携云计划——中大五院病友之家图书角建设”是他们以“joining”团队的名义完成的第二个项目,成员之间默契十足。

深入医院 专业论证通过“携云计划”

成员们告诉记者,“携云计划”的灵感最开始来源于成员蒋楠同学的大胆猜想。最初大家想效仿宿舍文化室成立社区文化室,后来,父母是医务人员的蒋楠提出在医院建设图书角的想法,并在父母所在的医院进行问卷调查。专业论证初步想法的可行性后,成员们一致拍板通过。

在调查研究中,成员们逐渐发现了医院图书角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医院的住院者有大量时间阅读,而且对精神粮食的需要极为迫切。另外,在西方国家,医院内供病人排解心理焦虑的设施十分普及,而在中国,这一类设施的缺失使得病人及家属的心理焦虑无法排解,大大增加医患矛盾发生的几率。医院图书角的设立,帮助病患充

分利用住院时间,满足其精神文化需要,排解心理焦虑,从而缓和医患矛盾。这些发现更坚定了成员们做“携云计划”的决心,也增加了他们的信心。

一步一脚印 joining 聚集超人气

“虽然我们是超人气团队,但我们并非超人。”刘雪盈和余山松两位团队负责人坦言,与医院和书商洽谈时出现许多波折:为了照顾医院通道设置,书架方案多次更改;在与医院的合作协议中,书架、书本归属和监管等权利义务很难商定;为了拉赞助四处奔波,没有相关经验的成员们四处奔波。尽管如此,项目组成员对外细心观察调研,对内耐心沟通协商,体现了人气团队的高度团结。

“携云计划”项目的每一步构想,都经过详尽调查方才付诸实践。在确定图书选购计划时,起初项目组成员根据阅读环境决定购买医学书籍,但在书店实地考察后,大家发现适合病患阅读的医学书籍少之又少。于是项目组成员一方面制作调查问卷了解病患需求,一方面请院方推荐读物。最终购置的书中,医疗健康类占了30%,自我调整类占了70%。

虽然项目实施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分歧和挫折,但成员们都会通过理性讨论找到解决办法。在自筹款环节,由于经验不足,成员们没有拉到赞助,这给项目实施造成不小阻力。经过理性讨论,项目组成员最终决定利用主办方给的经费继续实施项目。

“我们都有细心和耐心,既能细致完成分内事,又能在产生分歧时有效沟通,我想这就是我们团队脱颖而出的原因。”成员廖曼茜总结道。

走向社会的尝试

回顾此次活动,大家都表示获益良多。成员们在拉赞助方面锻炼商业思维,在财务管理方面培养对财务的技术处理能力,在与院方协商的过程中增强沟通协调能力,在图书架设计方面提高自己的绘画能力,也在项目实施的每个环节中领悟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项目组成员眼中,“携云计划”是一次“走向社会的尝试”。成员们认为,医院图书角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传递了正能量,为当下社会中紧张的医患关系注入一剂缓和剂。余山松同学说:“病房书架建成后,媒体、医院、和病人的反响都非常好。项目获得高人气原因之一应该是它非常有意义。受众看似很小,但是其实惠及每一个人。”而宁锐辰同学则直白地说:“对于网络人气团队这个荣誉,我觉得好人有好报。”

项目组成员都表示,在未来的学业之余或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会继续参加社会公益实践。成员们至今仍在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和合作单位以延续“携云计划”。

哲生堂:昔日的燕子楼

文/本报记者 李亚飞



哲生堂屋檐一角

中西合璧的哲生堂

尤为强烈。

上层奢华的中式大屋顶,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斗拱构造。屋顶垂脊和戗脊也饰以人兽等像,但有别于传统的是,最前端带路的仙人是个骑着公鸡的年轻人,这或许是外国建筑师对凤凰这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形象不知晓的缘故吧。第二层红柱贯穿至顶,在西方建筑中叫巨柱式,比例很接近西方古典建筑,而中国传统为每层柱子彼此独立的叠柱式。

往下层看,建筑有种被拦腰截断的感觉。方形的底座用普通的红砖砌成,使得上下两层风格似乎极不协调。底座为什么用红砖呢?红砖是外来建筑材料,在阳光照射下,红色墙面洋溢着温暖的气息。仔细观察,红砖大小不一,分为丁砖、顺砖,墙面砌法丁顺交叉进行,为法式砌法,结构较稳定。

孙中山之子助学创建

孙科,字哲生,孙中山先生之子,与钟荣光校长有深交之谊,对岭南大学亦感情深厚,于1927年冬岭南大学归国人自办后出任第一届校董会主席。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为培养铁路及公路专门技术人才,委托岭南大学筹办工科学院,孙科时任铁道部长。该堂由铁道部拨款,1929年动工,1931年竣工,耗资超过13万元。由于孙科先生鼎力赞助,该堂命名哲生堂,为以个人命名的非个人捐赠楼宇。

墨菲先生中西合璧的设计思路与时代密切联系。义和团运动后,在华基督教差会在教育上大量投入,尤其重视教会大学的建设。墨菲抓住这一机遇,规划设计了北京清华学堂校园的整体和四大建筑,并私立复旦大学校园。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涌动新思潮,发起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教

会学校为缓和矛盾,在建筑方面极力适应中国文化。哲生堂将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与西方明亮色彩的红砖建筑相融合,既是建筑的创新,更是顺应时代的表现。

物非人非的燕子楼

宋诗言道:“燕子楼中燕子飞,芹泥一点误沾衣。”燕子楼,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使人联想到江南初春,一栋青石砖砌成的小楼沐浴在杏花雨中的醉人场景。谁又能想到,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内,也有着一栋燕子楼呢?

那时,到南方过冬的燕子们喜爱栖息在哲生堂的屋檐下。夕阳西下,扑腾着翅膀盘旋在屋檐下的燕子群成为校园一景。于是人们便将这栋教学楼称作“燕子楼”。天长日久,这个诗意而浪漫的名字慢慢传开。现在的燕子楼已经没有燕子了。谁也不知道燕子们放弃燕子楼的原因。想来岁月覆雨翻云,总是在人们的恍惚间将他们熟悉的人事改变。遗忘了燕子楼的又岂止是那燕子呢,想必知道哲生堂别名的人亦很是稀少了吧。知晓的人们今已与燕子楼偕老。

韶华已逝,缄默不语。也许它的寂寥无法使你爱上它,可是在它的一生中,也曾拥有过这样一段好日子。鸟儿们喜爱它,人们喜爱它,它也积极地以勃勃生机回应着人们投射给它的脉脉温情,散发出它独特的生命力。当榕树的枝叶伴随微风轻抚着它的窗棂,当厚重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你会瞬间明白到,燕子楼是有故事的,只要你愿意聆听,愿意感受,愿意相信。再美的景色,只有住进人的眼睛里,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风景。

红楼为办大学而建,大学为育人而设。回顾百年的变迁,后人对它有继承也有破坏,但破坏大多以建设为目的进行。可幸,包括哲生堂在内的这些红楼大都被保留下来,不仅作为教育与科学的研究的场所,也传承了百年文化。

学子论坛

诱惑何来 抵抗何在

本文为第十一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会议“域外经验与中国文学史的重构”自由讨论场次的发言稿(有删节)。——编者

文/中文系2011级博士 施畅

很荣幸能参加本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会议,大家从各个方面分享了我们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所遭逢的机遇与挑战,让我深受启发。现在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困惑,也希望能求解,见教于大方之家。

我想谈的是我们青年一代在进阶学术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三重诱惑。这些诱惑在远方不停地召唤我们,轻纱朦胧,秋波暗送。然而正如叔本华所言,欲望不得满足则焦虑痛苦。所以,有多少诱惑,也就有多少焦虑。三重诱惑本身也就是三重焦虑。

第三重是意义的诱惑。

写文章最大的困扰往往是选题的意义。这篇文章究竟意义何在?如何赋予其深远意义与重大价值?在处理的过程中,究竟是意义的追加,还是意义的显现,这些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们。之所以纠缠不止,正是因为我们没能成功说服自己,这不免令人灰心丧气。不过两天下来,看到诸君的选题,拜读了各位的文章,我的信心又重新增长,因为我发现中国文学的选题还远未穷尽——尤其是将域外经验纳入考察视野之时。意义不易找寻,却极易消逝。我们又能记得多少上世纪发表的论文呢?“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时下的文章恐怕也难逃此种命运。每月都有大量论文发表,一篇小小的文章极容易为论文的洪流所裹挟,浊流滚滚,湮灭无闻。多数文章生末即死,回过头来看,理论旋即过气,材料不觉新鲜。而后再出却可转精,后发也能先至。由此而来的,是强烈的消逝感及虚无感。如何能让自己的文章在宏大的学术序列中作小小的停留,当别人论及相关论题时难以绕开你曾经的努力?除抵抗诱惑的侵袭、沉潜做学问之外,似乎别无他途。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让我们彼此共勉,找到自己曾经出发的路。

第二重是创新的诱惑。

追求典范的超越,固然不坏;可倘或一心“为超越而超越”,罔顾事实真相,则有时难免会陷入新一轮的诱惑之中。某些“创新”,往往以凌厉的姿态出现,观点锋利,深文周纳,所用材料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所有论述都向同一个方向前进。这种轻薄为文的做法,本身就

真正的姜饭不是煮煮的,而是煎炒出来的,这是故乡冬至姜饭最为迷人之处。在我看来,它就跟制作糍粑、酿酒一般,是一项工序考究细致的劳动,又似一种乡土原始的传统仪式,充满着少年心性尤能体会的乐趣。

姜饭



文/本报记者 郑上保

为糯米煮熟后性热,而我和哥姐也体质燥热,吃多了难免全身发痒。有一次嘴馋,在同学家足是吃了四大碗,结果那夜翻来覆去,一夜未眠。自此,我对纯糯米的姜饭便敬而远之了。

制作姜饭,先将糯米提前半天放在井水中浸泡,待其开始化软胀大再反复清洗。我记得母亲常常拿着那根锡制的水瓢,在晶莹剔透的米汤之中,轻轻地勺起一瓢再放下,又勺起一瓢,直至感觉糯米上的糟糠和尘土都脱落水中了。那种缓慢的姿态,唯有用诗词中的“浣”、“濯”或“涤”等字方可表达得出一二,水瓢一起一落之间,仿佛是阅尽每一粒糯米或贫瘠或丰盈的前身今世。

待到诸如腊肉、虾米、大蒜、生抽、花生油等其他材料都准备得一应俱全时,真正的好戏便上演了。这是我冬至一天最兴奋的时候,倒不是因为姜饭即将煮熟的期许,而是煎炒姜饭那惊心动魄的过程,犹如一场搏击比赛,在场者通体淋漓,围观者也难免一番忐忑不安。我家中的灶房特别低矮狭窄,一转身可能都会碰到摆放有序的碗筷瓢盆,而且上小学时,家中还是用着禾稿、木柴生火,火候很难把握,加之那只特别笨重的大铲,搬弄起来尤耗体力,所以煎炒姜饭的难度就更大了。

一开始时,先在锅中倒上厚厚一层的花生油,轻轻地将油脂往锅中四处推开。待锅热得差不多了,将糯米倒进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倒进去前先将盛着糯米的簸箕上下颠簸拍打一番,要确保糯米中的水分蒸发干了,要不然会碎得一塌糊涂,不堪入口。待糯米下到锅中,母亲就会停止手中的其他动作,专心致志地摆弄手中的铲子。因为稍微不留神,糯米就会粘结在锅中,焦成一片炭黑的锅巴。每逢此时,我站旁边,手中拿着盛得半满的水瓢等待着母亲的一声指令。局促的空间中是母亲大汗淋漓的脸孔。娴熟的翻弄,生抽等调料的加入,糯米团不再是一团静态洁白,而是在不断的翻滚中获得全部生命力。它们似乎是主动和应着这一场肢体的狂欢,在烤火之上的舞蹈中慢慢改变色泽,焕发让人垂涎的米姜饭,总会觉得这节日过得毫无滋味。

虽然名为姜饭,但绝不是姜与寻常米饭的混搭。小时候每逢冬至,母亲做起姜饭时,黄姜、沙姜、腊肉、虾米、蒜等一大堆材料分门别类地排放竹篓中。这些东西到冬至便随处可见,尤其是形态各异的腊肉摊档遍布大街小巷,长条短条,黄熏黑腌,五花纯肉,一条条一件件垂挂在店铺之上,左右摇晃,活泼得很。挑腊肉时,极为考究,母亲每次选的都是满满的五花肉,特别是那种像千年木乃伊脸上的干肉,硬邦邦,拿起一根来,估计可以把人砸得半死。对于一个煮了几十年姜饭的农村妇女而言,这不仅因为家中拮据,更是因为深晓那五花肉煮熟后,融化在米饭间的那种不能言说的滑口与韧劲。

腊肉的挑选固然重要,但在拣姜方面似乎有更多的学问。姜有黄姜、白姜、黑肉姜、沙姜等不下十种,而且平时难得一见的野姜也出现在冬至的市场上。辣味适中的黄姜最受寻常人家青睐。每次赶集回家,我时常将其中长而奇特的黄姜拿在手中把玩。有时候碰上长得像人形的,更是欣喜若狂,趁着母亲不注意,把多余的边边角角掰去,一块生姜便摇身一变为可爱的小人了,颇有鲁迅当年在三味书屋中发现人形何首乌的喜悦。

食物大多有暖人心脾的作用。想起齐邦媛的《巨流河》,她写到日本入侵东北时,迁移到南京的父母热心接待那些饱受流离之苦的东北青年,在物资缺乏的年代做出一道道东北的家常菜。这些游子拿着母亲切的黄瓜,蘸着辛苦熬制而成的大酱放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吃,“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